

营口史话

编者按

时值营口解放 70 周年之际,营口市档案史志管理中心和《营口日报》共同开办“纪念营口解放 70 周年”专版,刊登一组中共营口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《黎明鏖战——解放营口之战》中的文章,以此铭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营口走过的光辉足迹,希望今天的营口人铭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坚定理想信念,明确历史使命,自觉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来,不断续写改革开放新篇章!



1948年11月2日,营口市领导参观缴获的国民党运兵舰。

1948年秋,党中央、毛主席纵观全局,决定发起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,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。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参加了辽沈战役,并打响了第四次解放营口的最后一仗。

1948年10月19日,九纵解放锦州后,经过6昼夜的强行军,于26日来到大虎山附近。机要科送来一份东总急电,其内容是:

“詹、李:
敌有打通营口从海上逃跑的趋势,你纵火速赶到营口,断敌退路,待七、八纵赶到后,由九纵詹、李统一指挥七、八、九纵攻占营口。”

据当时的军事部署,我军在营口及其

附近没有一个野战纵队。这意味着,对于进占营口、企图从海上逃跑之敌,我军尚无力阻止。同时,敌人从沈阳南逃营口,不但距离近,而且一路可以车运;而我南下营口,必须越过绕阳河、辽河、浑河、太子河等,对大部队行军极为不利。

一场与敌人争时间、抢速度的急行军开始了。敌人撤退时,把桥梁、船只破坏殆尽。我们来不及架桥,遇上水浅就涉水而过,遇上水深就从水闸上翻越或以小舟飞渡。由于战斗频繁,部队来不及换装。战士们穿着薄薄的单衣,身上不是汗水就是河水,很少有干的时候。

我们到了台安附近才知道,敌五十二军及其所属二师、二十五师,已于10月24

日占领营口。现正在构筑工事,企图掩护沈阳守敌从海上逃跑。

时间就是胜利!经过连续几昼夜的兼程,我各路部队纷纷抵近营口。二十五师已于10月30日到达营口远郊,并迅速投入肃清外围守敌的战斗。10月31日,我们研究下一步行动,认为,我军兵临城下,敌五十二军可能置沈阳守敌于不顾,自己从海上逃跑。如果等七、八两纵赶到后再发起总攻,已经来不及了。营口守敌工事坚固,以逸待劳,但大势已去,军心涣散。我们虽是疲劳之师,但有积极求战的高昂士气,有锦州攻坚的作战经验,一定能拿下营口。于是,我们一面向东总报告,一面完成攻城部署。

11月1日,各师按计划开始行动。经过一天激战,二十五师占领了营口东南,二十七师占领了营口西南,二十六师掩护一个重炮团占领了营口以北的阵地。

2日早7时整,纵队指挥所发出总攻命令,3路部队迅速突破敌人的层层防线,向市区插入。从东南方向发起攻击的我二十五师仅用30分钟就攻占了海关码头,其主力同时从左翼攻占了火车站。东部之敌在我军分割包围之下,迅速被歼。

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二连钻入敌人心脏,经数十分钟激战,全歼敌人5个连。在西南方向发起攻击的我二十七师一部,迅速攻占了西炮台,控制了海岸阵地及海口,切断了敌人逃路。我二十六师和独立二师也攻入市区,围剿被分割的残敌。我

军大炮和各种抵近火器向敌船猛烈射击,一艘满载3000余敌人的运兵船被我炮火击中,引起剧烈爆炸,船上敌军几乎全被炸死。

战斗至10时结束。共歼敌1.48万余人,缴获各种大炮88门、轻重机枪301挺、长短枪2574支、美式卡车和汽车66辆,击沉敌运兵船1艘、帆船22艘。只有敌五十二军军部及二十五师大部从海上

逃脱。至此,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,随着11月2日营口、沈阳和东北的全境解放而胜利结束。

(詹才芳,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九纵队司令员,离休前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,中将军衔。李中权,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九纵队政委,离休前为南京军区空军政委,少将军衔。)

詹才芳 李中权

解放营口的最后一战



詹才芳



李中权

追歼营口之敌

左叶

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师,是1948年4月重新组建的(原辽南军区独立第二师已编入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),我任师长。我们在辽沈战役中,先后参加了阻击国民党军援锦、阻截“西进兵团”南逃和解放营口等战斗。

10月27日午夜,辽西会战已近尾声,东总命令,第七、第八、第九纵队和独立第二师、内蒙古骑兵第一师向辽阳、鞍山、海城和营口急进。我师主力随第七纵队从卡力马渡河,准备解放辽阳、鞍山和海城地区,切断敌人由沈阳通往营口的道路。

31日,师部和第四、第六团陆续渡过辽河,到达辽中县。

11月1日18时许,将要到达前石桥子时,忽听前面东花英台方向响起非常激烈的枪声。由于天黑,不了解情况,手里仅有第四团和第六团的一半人,所以我先派侦察人员去摸情况,同时布置电台与东总联系。接电话的是罗荣桓政委和刘亚楼参谋长,我向他们请示:“附近是否有我们的部队?怎样和他们联络?”

刘参谋长指示我们,营口北面有我第九纵队二十五师,已跟敌人遭遇,你们师马上去接应。我立即命令第四团抢占前石桥子,进攻东花英台,截断敌军后

路;第六团向党家堡子方向迂回攻击敌军侧翼。

第四团是我师主力,作风顽强,长于夜战,一上去就冲垮了敌人的防线。溃敌拼命向回逃,四团乘势追击,一举冲过党家河上的公路桥,占领了前石桥子。与此同时,迂回到敌人侧翼的第六团发起进攻。敌人向南逃窜,退守到东花英台一线,再也不敢主动出击。

我们急需了解敌人在营口的布防情况,便派出侦察战士扮成敌军采购粮食的人员,混进市区抓回一名敌军军官。据俘虏交代:当晚五十二军已开始登船,由于逃命心切,秩序十分混乱。目前敌人正急于寻找商船、渔船用以逃命,市区的一些工事基本无人防守,只剩最外层的一个硬壳勉强支撑。我立即命令我师三个团(第五团已从大桥赶来)分别切断通往田庄台、牛庄和大桥的3条公路,从东、北两面包围了营口。

2日黎明,我师按东总命令,从北、东两面发起进攻。中路第四团的攻击受阻,伤亡较大。我赶到四团指挥所,了解到东花英台公路桥是牛庄进入营口的咽喉,敌军在桥面西端用沙袋堆起了两座桥头堡,两翼又构筑了土木结构的火力点,轻重机枪共20



左叶

余挺,猛烈的火力完全封锁了石桥和公路。四团曾组织了3次进攻,派去的3个爆破组人员全部牺牲。我们研究决定,将重机枪、迫击炮集中起来,掩护突击队人员进攻。攻击开始后,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向桥头堡射击,敌人还没来得及还击时,我第一梯队突击队队员冲了上去,将成束的手榴弹扔进敌人的工事,炸得敌人血肉横飞。接着,第二梯队也冲了上去,敌人的防御圈就此土崩瓦解。

2日晨7时后,我师全部攻入市区并与敌展开巷战。由于我师诞生于辽南地区,我兼任营口卫戍区司令员,熟悉营口地形地物,战斗的发展很迅速。第五团攻占了海关大楼,仓猝应战的敌五十二军第二师被打得四处逃窜,最后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。

营口一战,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共歼敌五十二军第二师全部,敌第二十五师一个团和军直属运输团,营口第四次解放。

(作者时任辽南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)

1948年11月2日,第九纵队击溃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刘玉章部,进入营口市,营口最后解放。



国民党第五十二军营口撤退记

廖传枢

辽沈战役中,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几十万大军,除小部分起义外,大部分被歼,唯一逃出战场的只有第五十二军(辖第二、第二十五两个师)。

日寇投降后,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于1945年11月13日在秦皇岛登陆。16日出山海关,26日侵入锦州,算是国民党军进入东北最早的一个军。

直到1948年,十二军始终龟缩在辽南地区,进退于沈阳、辽阳、鞍山、营口之间,主力未出沈阳以北一步。这是该军能够从营口逃脱的主要因素。

1948年9月,蒋介石几次飞到沈阳,决定集中主力,由廖耀湘指挥,与解放军来一次决战,并拟将第五十二军划入廖兵团序列。后听说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“以营口为后方,必要时可保辽南”的方案,蒋似有默许之意。军长刘玉章抓住这个机会,极力怂恿“剿总”实现这个方案。10月23日拂晓,第五十二军从辽阳、鞍山出动,24日黄昏到达营口。

占领营口,从东北全局说,是个通道;对五十二军来说,意味着是个落脚点,不能不考虑军政配合问题。军部决定,派人充当营口市市长,先行到职视事,再向省府推荐任命。不料,这一决定引起内部矛盾,使刘玉章很为难。24日下午3时,军部抵大桥休息,我同刘玉章在天主教堂里吃饭。刘突然向我说:“我看,营口市市长由你去兼好,你的意思如何?”

我觉得刘在排挤我,便顺口答应,并说不必再兼参谋长了。刘说以后再说。到达营口的次日,我搬出军部。

27日深夜1点钟,刘玉章派卫兵来叫醒我,说部队已经出发了,要我马上一同走。我匆忙赶到刘的住处,门外只有卫士一排,汽车几辆,屋里,刘玉

章、平尔鸣(副军长)、李运城(第二十五师师长)、刘朝槐(副参谋长)相聚于残烛下。我一进屋,刘玉章就将“剿总”当天下午的电报给我看,大意是,廖兵团情况不明,着该军星夜驰援沈阳。我说:“这是‘肉包子打狗’,离开营口,就会前后失据,至多到鞍山,就会遭到侧击,明明是送礼。”我又说,“牛庄、盘山已有敌情,总部可能还不知道。”

刘玉章立即让我起草电报,向总部报告,“乞立电示”。4点钟,总部复电:“来电悉,你军固守营口,已电总统派舰来接。”刘玉章命令把部队追回,各回原防。李运城从沙发上一跃而起,出门开了吉普车去追部队。先头部队刘明奎团已抵海城附近,28日中午才回到营口,继续修筑工事。

10月30日午后,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营口北约30里,向我军前沿据点攻击,刘玉章即派步兵一营附山炮一连增援反扑。黄昏,舰队司令马纪壮率两艘炮舰到达营口。11月1日上午,大小几只登陆艇和一艘商船靠岸,我们决定,破坏汽车,丢掉马匹,打破建制,将人员全部“塞”上船,当晚逃跑。

11月1日下午,解放军在营口城郊与二十五师发生激战。军部辎重团(由军中自行装备,火力与步兵团略等)投入战斗,猛力反扑。夜11点,各特种部队登船完毕,步兵部队也到达码头。我同刘玉章上了马纪壮的旗舰,待拂晓前涨潮。

忽听外边水兵们在说某处起火。正惊疑间,岸上有人来报,是第二师所乘的三北公司的渤海轮着了火,上面装有炮兵营、通信营、第二师师部和第二、第六两团。炮兵营先上,且在下舱,全部烧光,其他跳入水中淹死的也不少。步兵团登船时就起了火,吃亏较小。起火的原因,当然怀疑是共产党搞的……

11月2日早5点钟,潮涨水深,起锚开船,8点钟后,驶近重庆号。10点钟光景,我同刘玉章、陈炳寰上了重庆号。下午4点,大家决定,由我登上驳轮到葫芦岛见杜聿明,报告撤退和失火经过。

(作者时任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少将参谋长)

1948年11月2日,被烧毁的国民党运兵船停靠在营口港码头。

